

刑警在行动



刑 警 局 在 行 动

符·凯亚克 著
尼·西佐夫
李俊英 田津生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六月

刑警在行动

符·凯亚克

著

尼·西佐夫

李俊英 田津生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东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frac{1}{8}$ 字数: 26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27-002-5/I·12

定价: 2.60 元

出版说明

此书内容并非虚构，揭示了近年来莫斯科地区发生重大社会案件，剖视了犯罪的心理状态和原因。案情错综复杂、曲折离奇：情杀、亲杀、谋杀、内外勾结投机倒把、贩卖黄金外汇以及震惊全市的文物被盗等。尽管作案人行为诡谲，但刑警人员根据蛛丝马迹，经过曲折复杂、紧张繁难的侦破，注重逻辑思维和推理，最终将罪犯逮捕归案，伸张了正义，维护了社会治安和法制。

本书作者之一西佐夫是苏联著名作家，曾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为苏联国家电影局副局长。

目 录

一桩情杀案, (作者凯亚克).....	(1)
谁是贼? (作者西佐夫).....	(120)
历史博物馆的被盗案, (作者西佐夫).....	(173)
金色公司的末日, (作者西佐夫).....	(227)
重新审理的案件, (作者西佐夫).....	(280)
经理之死, (作者西佐夫).....	(310)
凶手是谁? (作者西佐夫).....	(342)

一 桩 情 杀 案

“就这样，又结束了一桩案子。夏天已经到了，这回我总算可以安心地去度假了。”别尔特·阿达姆松自个儿嘟哝着。“我老是这么坐着干什么，回不回家去？嗯……听说，以前的农民每当翻耕完一条垅沟，都得回头望一眼——看看耕得是否直溜。距离短，可以看得更清楚些。这个办法是否能适用于侦查员的工作……我不知道。但是就我来说，总是这样做的：每当办完一件案子，我都要再一次详细回顾一下全案每个细节。而且每次回顾完以后就会发现，如果从另一个侧面来对待所发生过的案件，所有的结论理应如此。”

(1)

布里吉塔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于是她抬起了头。她的感觉没有弄错：在玻璃挡板外面站着一位身材修长而又削瘦的年轻男子，此人正在用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温柔热切地凝视着她。这是一位陌生人，以前她从未见过这双眼睛和这张脸。他们默默地相互仔细对视了片刻。布里吉塔感到有些难为情，于是，她就开口问道：

“你想要存款吗？”

陌生人对她微笑了一下——他的面颊变得绯红，上面呈现出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他仿佛要对布里吉塔敞开自己心扉的秘密，腼腆地说道：

“我想办个储蓄存折。”

“你是第一次上我们这儿来吗？”

“是的。”

“那你应该立一个存款账户，先得填好存款单子。请你填写清楚！”布里吉塔说着把一张存款单递了出来。

那年轻男子对她点了点头，就坐到小桌旁边，拿起了自来水笔。趁着他在填写单子，布里吉塔偷偷地用审视的目光对他打量了一番。他的满头乌发中夹杂着几根白发；脸盘俊秀；嘴巴很小很吸引人；双颊和双唇像小孩子似的那样绯红；面颊上还有一对很好看的小酒窝……好一张可爱的脸蛋儿！布里吉塔一边这么默默想着，一边转开了脸。就在此时，陌生人也抬起了头，正好与她的视线相遇。他那双温柔的眼睛用毫不掩饰的赞叹的神色望着她，看得布里吉塔又不好意思起来。

过了几分钟，陌生人走到小窗口前，递进已填写好的单子。好漂亮的字！个个字母都像是描画出来的……上面清楚地写着：斯塔布尔尼耶克·日维托尔德·奥托维奇，28岁。和她同岁……住址——卡尔尼耶涅市，奥泽尔街17号3单元。存入二百卢布。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请看。我填写得对吗？”

“我看看……”

布里吉塔看了看他的身份证。《户口登记》那一栏空着，显然他还未结婚。她在准备还给维托尔德身份证的时

候,又一次与他的目光相遇,她不禁暗自思忖:“这个人的眼睛可真漂亮! 那目光既慈善、温柔,又略带几分忧愁……”

“我打算以后时常上你们这儿来。我要在卡尔尼耶涅长期住下来,”他对她说。

“请你收好身份证! 我们这到处都贴着《请保护好您的存款折》。”布里吉塔故意避开他的话题。

“在这个地方生活有意思吗?”

“在这个地方生活能有什么意思! 小地方, 烦闷得很。”

“我相信, 我在这儿不会感到寂寞的,”维托尔德一面用他那双柔顺、腼腆的眼睛看着布里吉塔, 一面轻声地、意味深长地试探着说。

“请问, 你叫什么名字? 要是不保密的话, 能否……”

“不, 不, 不保密。我叫布里吉塔·列亚。”

“布里——吉——塔。”维托尔德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重复着, 然后又一次柔声地对她说道:

“布里吉塔……这么漂亮的名字与你本人真般配! 你明白吗, 布里吉塔, 谁见到你都会感到高兴的?”

他怎么这样说话? 幸好附近没有顾客, 可是同事们已经伸长了脖子……于是, 布里吉塔赶紧清楚而又冷冰冰地大声说道:

“公民, 我们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对你的个人感受不感兴趣! 请你到旁边那个窗口交款, 领取存款折。”

“可是我这话不是对储蓄所的其他工作人员, 而是对布里吉塔一个人说的!”维托尔德急忙辩解道。

说完, 他又以责备的神情看了她一眼, 就转身走开了。布里吉塔故意装作不解地耸了耸肩, 然后好像挺生气

的样子低下头忙碌起来。

布里吉塔确实长得很漂亮，因而不止一次来储蓄所的
男人向她说些恭维的话，企图与她结识。布里吉塔总是能
有办法摆脱开那些无赖汉们的纠缠。她不喜欢那些没完没
了的恭维，原因是她已经结了婚。但是，这个维托尔德……
他对布里吉塔也说了一些恭维的话，但不大像轻浮的乱交
朋友的人……

好几天过去了，可是布里吉塔却总是想起维托尔德。
工作时，她有时候忍不住要往门口望一眼，似乎在期待他
重新在那儿出现。她时常呆想，他才 28 岁，头上就有了
白发，这可非同一般，叫人看了会禁不住产生怜悯之心。
他大概经历过什么痛苦的磨难……而尼尔斯，布里吉塔的
丈夫尼尔斯已经 36 岁了，可他的头上还没有出现一根白
发。哼，尼尔斯！想必他也不会由于痛苦和烦恼而长出白
发的，他本来就不具备深沉的感情……而那位……

真有意思，他是干什么的？是诗人？是的，在布里吉
塔的想象中，诗人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也许，他只不
过是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冒险者，幻想家，流浪汉？啊呀，
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流浪汉和失业的冒险家了。
再说，流浪汉也不可能穿着那么体面的西装，无论如何也
不会到储蓄所来存款……可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他
肯定遭受过什么非常不幸的事情，这不幸刺伤了他年轻的
心，过早地刷白了他的头发……他背井离乡，抛弃了父辈
的家园，在人世间漂泊，饱尝回忆的苦楚和无法排遣掉
的心灵上的痛苦折磨，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和真正的朋友……

“荒唐的胡思乱想！”虽然布里吉塔极力想要克制住自
己，但她还是忍不住思索了下去：“维托尔德也在想我吗？”

他也许早就忘了曾经问过我的名字，而且是那么喜欢它？好啦，我并不打算跟他来往！他要是想尝试一下的话，我会有办法对付他的。”

到了陌生人第一次在储蓄所出现后的第八天，她又一次往门口看了一眼。这一回，她立即像触电似的哆嗦了一下，这已经不是她的幻觉，维托尔德真的走进了门口。

只见他快步走近小窗口，目不转睛地看着布里吉塔。

“你好，布里吉塔！”

“你好……你说什么？”布里吉塔的这句回话叫人听起来真是简单、愚蠢的要命。

“我想再存二十卢布。”

“请你先填好存款单。”

“谢谢你……说实话，我不是为这事来的……”

“那你是为什么？”

他们的视线又一次碰到了一起，这位少妇立刻就明白了，他是为了能看到她才到这儿来的。

她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她急忙低头在一份存折上填好数据，递给了女出纳员。她甚至都没抬头看一眼小窗户，就扔出一句话：

“下一个！”

当她再次抬起了头，才发现维托尔德已经不在那儿了。可是她却没因此而感到高兴，而是很快就感到一阵莫名的酸苦。储蓄所里的光线仿佛立刻变得昏暗起来，令人乏味得无法忍受。她心里面厌烦极了……屋子里简直憋闷得要死，好像不管怎样通风，都摆脱不了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夹杂着灰尘和废纸发霉的气味。

布里吉塔的心情坏透了。休息时间刚一到，她就急忙

穿上外衣，准备出去吃午饭。

一走到街上，她立刻就看到了，在马路对面那幢房子的大门口，站着维托尔德。看到布里吉塔以后，他几乎是小跑着穿过了马路。一来到她跟前，他就急忙对她解释了起来：

“是的，我是在等你。请千万不要生我的气，我不能那样就离开了你……不，不，你没有权力生气，这不是我的过错。你具有一种神奇的支配权，我没有办法从中解脱出来……布里吉塔！请允许我直呼你的名字！”

“这是为什么？我们互相还不熟悉呢。”

“以我看，连你自己都不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人们互相认识时间的长短，难道就有那么重要！此外，像你这样一位拥有那么漂亮的名字的人，也无权制止任何人直呼它！”

他和她并排走在街上。布里吉塔要到离储蓄所较远的一家饭馆去。平时，她也经常到那儿去吃午饭。这一回却是为了不想让同事们看见她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心慌意乱的布里吉塔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才好，她突然忍不住冲他喊叫起来：

“你简直真是个可怕多嘴的讨厌鬼！”

他听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快走了几步，赶到她前面，又转回身，面对着这位惊慌失措的少妇停了下来。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使得她也不得不停下了脚步。他毫不顾忌过往的行人。

“布里吉塔，”他热烈而又严肃地说道，“我一生只求你一次，别对我说那些陈词滥调和空洞的话；不要说那些对好色的人才说的话！”

“为什么?”

“你还要问?”

“请你快点走开吧，咱们不能站在人行道中间说话，别人都没法过了。再说我也挺着急，要赶去吃午饭，再过半个小时我还得回去上班。”

“那我和你一起走。”

他们继续一起走着。布里吉塔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势弄得不知所措，她如梦似醒地跟他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维托尔德又说了起来：

“你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头脑简单的女人。你不应该重复那些听惯了的庸俗语言！我们的相遇不是鄙俗的罗曼蒂克的序幕……我毕竟……不，我还不能把话一下子都说出来！……目前我只能说一句话：我不应该受到你的责备。也许我在生活中经历过的苦难过于多了点，以至于又一次受到了你这只小手的打击！”

他的话使布里吉塔感到窘迫和不安，她被搅得头昏脑胀。她觉得自己对不起面前这位年轻的外乡人，而他正和她一起并排走着，并且对她说着动人心弦的话语……

他俩在一起缄默而又匆忙地吃完了午饭。在返回的路途中，维托尔德讲述了一些有关自己的事情。他说他是火车站附近一家照像馆里的摄影师。说实在的，他只是暂时迫不得已才干这份工作的，他并不打算一辈子都干这一行。他说他想成为一个美术家，但是事实却形成了另外的局面：他在一所偏重于美术的中学毕业以后，就没能够继续升学。从事艺术工作是他的志向，他始终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画家，如果……

说到这里他就不吭声了，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沉默反

倒引起了布里吉塔的好奇心。她急于想知道，那个痛苦的“如果”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苦衷。可是，维托尔德回答说，他暂时不能讲，在他的生活中藏有一个使他难以启齿的秘密……是的，在摄影师的工作中也有引人入胜之处，因为人们变换着不同姿态和面部表情，这对艺术家来说是感兴趣的。他还告诉布里吉塔，他收集了不少绘画作品，其中有风景画，也有肖像画……并且问她是否想抽个时间去看看？

“也许去。”

离储蓄所已经不远了。布里吉塔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维托尔德，我也向你请求个事。你以后再也不要到储蓄所附近来等我了！”

“我再也不能和你见面了？！这根本不可能！你无权这样要求我，这太残酷了，我受不了这个……”

“我只是说别在储蓄所附近！我不能老是陪着你在城里散步。我有丈夫。”

一阵沉默。然后维托尔德轻声说道：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像你们这样的女人总是过早地出嫁。布里吉塔……你爱他吗？”

“关于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秘密。要是他看到了你……”

“我可不想损害你的名誉，布里吉塔。我永远不允许自己给你带来任何不愉快，不说一句让你听了伤心的话！但是，如果见不到你的话，我就无法生活，你明白了吗？见不到你我就无法生活……听我说，你干嘛不到我们照相馆来照张相呢？”

“好，我去……看情况吧。”

“噢，不，你一定要来。我和我的同事是轮换着工作，一个人在暗室的时候，另一个就在摄影室。”

“星期六那天你会在摄影室工作吗？”

“这完全可以办得到。布里吉塔，我太感谢你了！”

布里吉塔急急忙忙地走了。走了一会儿，她回头一看，维托尔德还站在十字路口呆呆地目送着她。

(2)

星期六这天早上，布里吉塔醒得很晚。醒来以后，她的头脑中立刻就闪现出一些令她感到忐忑不安而又自相矛盾的念头。首先叫她感到吃惊的是，当发现丈夫没在身旁时，她竟产生了一种轻松的甚至是高兴的心理。尼尔斯已经按时起床，而且不知到哪儿去了。她叫了他两声：“尼尔斯！尼尔斯！”可家里一片寂静。

当然啦，从布里吉塔这方面来说，当她想到丈夫可能已经离家时，顿时就产生了一种无法掩饰的高兴感，确实是不太好……眼下，她关心的只是，他是出去了还是只离开一会儿？……而尼尔斯那方面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妻子表现得冷淡、漫不经心，昨天晚上，他连提都没有提到他打算今天到哪儿去，而今天一大早，他就已经不知去向了。

院子里也没有他的影子，他是真的走了。是啊，很清楚！他又钓鱼去了，尽管河里的冰还没有解冻。布里吉塔不明白自己刚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上。真叫人没法说，

尼尔斯最大的消遣就是从早到晚老是待在冰窟窿旁边！这种本事，只有那种人，对，对，就是像尼尔斯这样麻木的蠢汉才会有……他沉默寡言，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尽管有时候他手里也会捧着一本书看……

布里吉塔会生尼尔斯的气吗？不，今天丈夫不在家，她反而感到很幸运。她了解他，今天不到半夜，他是不会回家来的。她多少还是有些了解他。啊，布里吉塔很了解丈夫，糟糕的是，了解得太晚了，已经是在和他结婚以后。

现在正值早春三月，白天正在开始变长。大地阳光明媚，空气宜人，蕴藏着无限生机。虽然寒意尚存，而棕鸟已经过早地飞来了。它们纷纷飞落在白桦树那光秃的树枝上，尽情地欢叫着，为春天的即将来临纵情歌唱。显然，它们既不害怕寒冷，也不害怕饥饿……

布里吉塔转身回到了屋里，她只喝了一杯茶。现在她不想吃任何东西。她心里很激动，难道她真的要去照相馆找维托尔德？难道她真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的本意是什么？是大胆的行为？还是过于轻率的举动？这次约会对她有没有危险？可得仔细想一想——是去拍照！假如维托尔德是那种狡猾的专门欺骗引诱女人的色狼？……不，那种人在和女人交谈时不会显得那么激动、那么恭敬、那么严肃认真……

“难道我真的要到他那儿去？为什么？就因为院子里是早春三月天气？”

对于布里吉塔来说，三月似乎是个不祥的月份。就算这是种迷信说法吧，不过，她第一次和男孩子接吻就是在这样的三月。那时候，她还是天真活泼的女中学生——

一个正打算剪掉发辮的少女。对方则是一个第一次刮过胡子的、可笑又好奇的男孩子。他们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男女情爱，只是单纯为了证明自己已长大成人。也是在三月份，她认识了尼尔斯，并且嫁给了他……

“啊呀，我的上帝，我为什么要那么急于嫁人，尤其是嫁给了他？我和他完全是性格、情趣都不同的两种人……不知道那时候，他到底施用了什么招术，竟使我变得那么痴情？这头笨熊……其实，他那时候就是现在这种样子，而我那时候却是个小傻瓜。我自以为在他那不善言谈的外表后面掩盖着某种深沉的感情，实际上，那后面却是黑暗的深渊……只要你看上一眼，就会感到头晕目眩。”

然而，尼尔斯毕竟还是有能引起她喜欢的地方。不过，布里吉塔现在也很难说清楚，他到底有什么值得讨女人喜欢的地方？她为什么要嫁给他？也许是她迷上了他那强壮的体魄？平时，他对她好发号施令，总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和她说话，就像是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使你不得不听他摆布；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在家里，他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丈夫”。

她和尼尔斯是在别人家做客时相互认识的。女主人有意安排她和自己的表弟坐在一起。布里吉塔暗中打量了他，发现他：身体笨重，脸上颧骨凸出，浓密的浅色头发覆盖在小小的脑门上……他有一个习惯——看人时，总爱把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眯缝成一条小窄缝；他在注视别人时的神态犹如在估价一样东西；也像是以此来表现自己占有的优势。那会儿，布里吉塔觉得他就是那么个样子。

“那天晚上，他时常偷偷把脸转向我，眯缝起眼睛看我的嘴唇。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有好几次都捕捉到了他这

种眼神，令我感到既可怕又怪难为情。后来，他起身邀请我跳舞。他跳得很糟，老是撞着别的舞伴，脚步也合不上拍节。在旋转起来时，他倒是挺轻松，好像我只不过是片绒毛……（难道我真的要去，现在真的要去照相馆找那个陌生人？”

即使是在和布里吉塔跳舞的时候，尼尔斯也眯缝着眼睛从上至下看着她的嘴唇，只是看着嘴唇。最后，她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那样子看人？他的回答竟是那样出人意料之外的粗鲁：因为我今天想吻你……

“怎么一下子就称呼起‘你’来……当时我就应该立刻推开他，给他一个大耳光。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一点上，我只是感到头晕起来，突然间，浑身都失去了力量。那会儿，我好像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仿佛我真的是一片被风任意吹来吹去的绒毛……似乎他对我施用了催眠术……”

再往后……当尼尔斯送她快走近家门口时，他猛然一把把她拉到自己怀里，紧紧抱住了她的身子，开始像个疯子似的狂吻她的嘴唇……就是到了那种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要反抗，没有动手推开他。从这开始，只过了一个月，她就已经是尼尔斯的妻子了。

“新婚的欢乐迷住了我的心，我使他饱尝了罗曼蒂克的情趣。不，现在我全明白了，我并不爱他。至少，我不是那样喜欢他，如同……（我，大概还是要到那个古怪的人那儿去……去找维托尔德。这名字多响亮呀！）而尼尔斯——他按他自己的方式爱着我，这一点，从他的眼睛里也能看得出来……这就是他所谓的爱情……我不需要这样的爱……现在……（对，我马上就走，我还是要到维托尔德那儿去。今天，我穿什么衣服好？我想把自己打扮得比